祖堂集卷第三

牛頭和尚嗣四祖師諱法融潤州延陵人也姓
文四祖在雙峯山告衆曰吾未至此山時於武
德七年秋於廬山頂上東北而望見此蘄州雙
峯山頂上有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四
祖問五祖曰汝識此瑞不五祖曰莫是師脚下
橫出一枝佛法不四祖曰汝會我意汝善住矣
吾過江東便去至牛頭山幽棲寺見數百僧並
無道氣乃顧問僧曰寺中有多少住持其中有
道人不僧曰禪和大相輕夫出家者阿那个不
是道人四祖曰何者是道人僧(無對)乃云山上有
嬾融身者一布裘見僧不解合掌此是異人也
禪師自往看四祖乃往庵前過来過去謂曰善
男子莫入甚深三昧融乃開眼四祖曰汝學為
有求為無求耶融曰我依法華經開示悟入其
甲為修道四祖曰開者開何人悟者悟何物融
(無對)四祖曰西天二十八祖傳佛心印達摩大師
至此土相承有四祖汝還知不融聞此語乃
曰融每常望雙峯山頂礼恨未得親往面謁四
祖曰欲識四祖即吾身是融便起接足礼曰師
因何降此祖曰特来相訪又曰別更有住處不
融以手指於庵後曰更有庵在遂引四祖到庵
所師遂見虎狼遶庵麈鹿縱橫四畔師乃兩手
作怕勢云鐃融曰師猶有這个在師曰適来見
什摩融於言下雖承玄言而無有對師於是為
說法要曰夫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恒沙妙德盡
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門悉自具足神通妙
用並在汝心煩惱業障本来空寂一切果報本

本自有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
相平等大道虛曠絶思絶慮如是之法汝今已
得更無闕少與佛無殊更無別法可得成佛汝
但任心 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癡
莫懷愁慮蕩蕩無㝵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
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揔是佛之妙用快樂
無憂故名為佛融問心旣具足何者是佛何者
是佛師曰非心不問心問心非不心又問旣不
許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師曰境緣無好醜
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心旣
不起真心任遍知隨心自在復無始終則名常
住法身無有變易吾從先師璨和尚處傳得頓
悟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以酬吾道但住此
山從汝向後更有五人相繼不絶也善自保持
吾當去矣師於言下頓盪徹瑕永亡朕兆自是
靈性鬼神供須無地以此詳鑒之見如來密旨
豈修證以能齊祖胤玄門安然靜之可趣言亡
理契顧玄要以雲泥靜慮還源坐禪樞而楚越
矣問師夫言聖人者當斷何法當得何法而言
聖人荅一法不斷一法不得此謂聖人進曰不
斷不得與凡夫有何異師曰有異何以故一切
凡夫皆有所斷妄計所得真心聖人則本無所
斷亦無所得故曰有異進曰云何凡夫有所得
聖人無所得得與不得復有何異師曰有異何
以故凡夫有所得則有虛妄聖人無所得則無
虛妄有虛妄者則有異無虛妄者則無異進曰
若無異聖人名何立師曰凡之与聖二俱是
假名假名之中無二則無有異如說龜毛兎角

也進曰聖人若同龜毛兎角則應是無今人學
何物師曰我說龜毛不說無龜毛何意作此難
進曰龜喩何物毛喩何物師曰龜喩於道毛喩
於我故聖人無我而有道凡夫無道而有我執
我者猶如龜毛兎角也次乃法付智嚴已自現
慶元年司空蕭無善請出津初寺師辞不免乃
謂衆曰從今一去再不践也既出山寺門禽獸
哀鳴逾月不已山間泉池激石涌砂一時填滿
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師至現慶
二年丁巳歲閏正月二十三日於津初寺終春
秋六十四僧夏四十一至二十七日葬塔在金
陵後湖溪龍山即耆闍山也因此牛頭宗六枝
第一是融禪師第二智嚴第三慧方第四法持
第五智威第六慧忠也
鶴林和尚嗣牛頭威禪師師諱馬素未覩行狀
不決化緣始終勅諡大律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
却云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敲門師問
是什摩人對曰僧師曰非但僧佛来亦不著進
曰佛来為什摩不著師曰此間無公以泊處
先徑山和尚嗣鶴林師諱道欽大歷年代宗請
赴京師号國一禪師肅宗皇帝来礼師師見帝
来遂起立帝曰大師見朕来因何起師曰檀越
因什摩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問如何是祖師西
来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我死
即向汝道江西馬大師令西堂問師十二時中以
何為境師曰待汝迴去有信上大師西堂曰如
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大師却須問取曹溪始得

鳥窠和尚嗣徑山國一禪師在杭州未覩行錄
不決化緣始終因侍者辭師問汝去何處對曰
向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我這裏亦有
小許侍者便問如何是這裏佛法師抽一茎布
毛示侍者便悟白舍人親受心戒又時對坐並
無言說舍人第三第見此造詩曰白頭居士對
禪師正是楞嚴三昧時一物也無百味足恒沙
能有幾人知白舍人問一日十二時中如何修
行便得与道相應師云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舍
人曰三歲孩兒也解道得師曰三歲孩兒也解
道得百歲老人略行不得舍人因此礼拜為師
讃曰形羸骨瘦久修行一納麻衣稱道情曾結
草菴倚碧樹天涯知有鳥窠名師問白舍人汝
是白家兒不舍人稱名白家易師曰汝姉爺姓
什麽舍人(無對)舍人歸京入寺遊戲見僧念經便
問甲子多小對曰八十五進曰念經得幾年對
曰六十年舍人云大奇大奇雖然如此出家自
有本分事作麼生是和尚本分事僧(無對)舍人因
此詩曰空門有路不知處頭白齒黃猶念經何
年飲著醍醐酒迄至如今醉未醒(已上宗空)五祖忍
大師下傍出一枝神秀和尚老安國師道明和
尚神秀下普寂普寂下懶瓚和尚在南岳師有
樂道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
真心無散乱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更
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覔功夫揔
是癡頑漢粮不畜一粒逢飯但知餐世間多事
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飢來
喫飯睡來眠閑矇愚人笑我智乃知賢不是

祖堂集卷第三

[illegible]四張

癡鈍本躰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被一破
納腳著孃生褲多言復多語由来反相誤若欲
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
妙性及靈臺何曾受勲練心是無事心面是孃
生面劫石可移動个中難改變無事本無事何
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
骨不如林間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餧
將功用功展轉冥朦取則不得不取自通吾有
一言絶慮忘縁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
無過直与細如毫末本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
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
卧藤蘿下塊石枕頭山雲當幕夜月為鈎不朝
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須何憂水月無形
我常只寧万法皆尒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
来草自青

老安國師嗣五祖忍大師在嵩山坦然禪師問
如何是祖師西来意旨師曰何不問自家意旨
問他意旨作什摩進曰如何是坦然意旨師曰
汝須密作用進曰如何是密作用師開目又開
目坦然禪師便悟

騰騰和尚嗣安國師師有樂道歌曰問道道無
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性空智者本無
逆順八万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不要廣學
多聞不在辯才聰儁識取自家城郭莫謾遊他
州郡言語不離性空和光不同塵坌煩惱即是
菩提淨花生於泥糞若有人求問答誰能共他
講論亦不知月之大小亦不知歲之餘閏晨時
以粥充飢仲時更飡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

騰騰任運心中了了揔知只沒佯痴縛鈍
破竈墮和尚嗣安國師師在北地有一禪師唯
善禁竈頻頻感得竈神現身彼地敬重創於佛
像是時和尚至彼為竈神說法竈神聞法便獲
生天故現本身礼辞和尚蒙師說法重得生天
故來謝師便還天府言猶未訖豁然不見其竈
乃解忘自落破此師本不稱名因此緣故破竈
墮和尚也已上北宗
請居和尚嗣六祖在吉州師諱行思俗姓劉盧
陵人也自傳曹溪密言便復盧陵化度群生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盧陵米作麼價師問
神會汝從何方而來對曰從曹溪來師曰將得
何物來會遂震身而示師曰猶持瓦礫在會曰
和尚此間莫有金真与人不師曰設使有与汝
向什麼處著師以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
日遷化勅謚弘濟大師歸真之塔　淨修禪師
讚曰曹溪門人出世盧陵唯提一脉迥出三乘
澤中孤燭火裏片冰許君妙會說底相應
荷澤和尚嗣六祖在西京荷澤寺師諱神會姓
高襄陽人也師初到六祖處六祖問是你遠來
大艱辛還將本來不若有本即合識主是你試
說看師對曰神會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
者沙弥爭取次語便以杖亂打師杖下思惟大
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六祖察
其語深情至故試之也因此自得心印演化東
都定其宗旨南能北秀自神會現揚曹溪一枝
始芳宇宙天寶中御史盧弈是北宗普寂門徒
奏會聚徒洛陽之宗徵赴闕帝詔應得對天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言理允脩聖情鄭重有司量移均州至德二年肅宗勑徙荊州住開元寺師鄉信到報父母俱喪師乃入僧堂白揵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大衆纔坐師曰勞煩大衆珍重師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終勑謚真宗大師般若之塔

慧忠國師嗣六祖姓冉越州諸暨縣人也其兒子在家時並不曾語又不曾過門前橋直到十六有一个禪師來纔望見走出過門前橋迎接礼拜通寒宣父阿孃眷屬遠近隣舍惣來驚訝曰不可思議這个兒子養來到十六並不曾見他語話又不曾見他過門前橋今日纔見和尚有如是之事恐是此兒子異於常人也兒子便問禪師乞師慈悲攝受度得一个衆生某甲切要投禪出家禪師曰是我宗門中銀輪王嫡子金輪王孫子方始得繼續不墜此門風是你三家村裏男女牛背上將養底兒子作摩生投這个宗門不是你分上事兒子曰啓禪師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那得有這个言詞障於某甲羞[illegible]再乞禪師慈悲容納禪師見兒子有如是次第便向兒子說你若如此投某出家則不得子曰投什摩人出家禪師与某甲指示宗師禪師曰汝還聞曹溪摩子曰不知漕溪是什摩州界禪師曰廣南漕溪山有一善知識喚作六祖廣六百衆你去那裏出家某甲未曾遊天台你自但去其兒子便入草隱道迴避爺孃便行三日程二日行兩日程一日行到曹溪恰遇祖師正當說法時便礼拜祖師祖師問從什摩處來對曰只近祖曰生緣在阿那裏子曰自得五陰後還

却也祖師招手云近前來子便近前祖師曰實
說你是什麼處人子曰浙中人祖曰遠來到這
裏為什麼事子曰一則明師難遇正法難聞特
來礼覲祖師二則投師出家乞師垂慈攝受祖
曰我向你道莫出家子曰因什麼有此言祖曰
你是聖明不動干戈六十年天子是你但造天
子佛法為主子曰啓師非但六十年百年天子
也不要乞師慈悲容許某甲出家師便摩頂授
記曰你若出家天下獨立佛便攝受師留在南
陽白崖山修行四十餘年上元二年正月十六
日奉勅肅宗皇帝徵詔赴上都千福寺西禪院
安且後歸光宅寺肅宗代宗前後兩朝並親受
菩薩戒礼爲國師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文殊堂裏一万菩薩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大
悲千手千眼師定坐次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
陛下見空中一片雲不皇帝曰見師曰釘釘著
懸掛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云
還會麼帝曰不會師曰与老僧過淨瓶水來耽
源問師百年後忽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向他道
師曰幸自何怜生要須得个護身符子作什麼
肅宗回後侍眉昇師上殿師乃仰面視曰還會
麼帝曰不會師曰老僧今日困帝問如何是無
諍三昧師曰檀越踏毗盧頭上行帝曰如何是
踏毗盧頭上行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師於
一日見耽源入法堂師便垂一足耽源便出去
良久迴來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對曰向阿誰說
即得師曰我問你對曰什麼處見某甲肅宗帝
問訊次師不視帝帝曰朕身一國天子師何得

殊無此子視朕師云皇帝見日前虛空摩帝曰
見師曰還曾眨眼向陛下摩魚軍容問師住白
崖山時如何修行師喚家童子童子来師乃以
手摩童子頭曰惺惺直言惺惺曆曆直言曆曆
以後莫受人謾南陽張濆問某甲聞有无情說
法未諦其事乞師指示師曰無情說法汝若聞
時方聞無情說法緣他無情始得聞我說法汝
但聞取無情說法去張濆曰只如今約有情方
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但如今於一切
動用之中施為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
是出識不屬有情熾然見覺只是無其繫執所
以六根對色分別非識師在黨子谷時麻谷来
遶師三帀震錫一下師曰既然任摩何用更見
貧道又震錫一下師叱曰這野狐情長慶代曰
大人是什摩心行又代曰若不与摩爭識得和
尚師与紫璘法師共論義各登坐了法師曰
請師立義某甲則破師曰豈有与摩事法師曰
便請立義師曰立義了也法師曰立是什摩義
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長慶代曰師義墮也
有座主来參次師問作什摩事業對講金剛經
業師曰最初兩字是什摩字對曰如是師曰是
什摩師問璘供奉佛是什摩義對曰佛是覺義
師曰佛還曾迷也無對曰不曾迷師曰既不曾
迷用覺作什摩無對供奉又問如何是實相義師
曰將虛空来對曰虛空不可得師曰虛空尚不
可得問實相作什摩師又時見僧来以手作圓
相圓相中書日字僧無對有時王詠問如何得解
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得解脫詠曰若然者

祖堂卷第三　第九張

即是斬豈是解脫師便喝曰這漢我向你道不
相到誰向汝道斬王詠更無言和尚亦識此人
是三教供奉王詠門徒志心問如何得成佛去
師曰佛与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進曰如何
得相應去師曰善悪都莫思量自然得見佛性
又問若為得證法身耶云超毗盧遮那境界進
曰清淨法身如何超得師曰不著佛求又問阿
那个是佛師曰即心即佛進曰心有煩惱如何
是佛師曰煩惱性自離進曰豈不斷煩惱耶師
曰斷煩惱是聲聞緣覺若見煩惱不生名大涅
槃代宗又引一大白山人来見和尚曰此山人
甚有見知師問解何藝業代宗曰識山識地識
字解筭和尚借問山人所住是雌山是雄山
人久而不荅又問識地不山人曰識師則指殿
上地曰此是何地山人曰容弟子筭方得乃知
又問識字不對曰識師向地上劃作一字問此
是何字對曰此是一字師曰土上着一是王字
是什麼一字又問解筭不對曰解師曰三七是
多小對曰和尚弄弟子三七二十一師曰却是
山人弄貧道三七是十變作二十一豈非弄貧
道又問山人更會何業山人曰更有實不敢對
師曰縱汝抱解亦不足貴師却謂代宗曰問山
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筭不解筭
何處引得這个朦漢来代宗向山人曰朕雖有
國位未為寶和尚是真寶山人曰陛下真識寶
人也時十月中旬有諸座主来礼拜和尚師問
城外草作何色對曰作黃色師遂喚少童子問
城外草作何色對曰作黃色師曰座主解經解

論与此厮見見解何殊座主却問和尚城外草
作何色師曰見天上鳥不座主曰和尚轉更勿
文涉也願和尚教某等作麼生即是師却喚座
主向前来座主一時向前来師見諸座主不會
遂笑曰諸座主且歸寺別日却来諸大德嘿然
而往明日又来願和尚為某等說看師曰見即
見若不見縱說得出亦不得見諸供奉曰從上
國師未有得似和尚如是撥辯師曰他家即師
國貧道即國師諸供奉曰我等諸人謾作供奉
自道解經解論據他禪宗都勿交涉有南方禪
客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牆壁瓦礫無情之物
並是古佛心禪客曰與經太相違故涅槃經曰
離牆壁瓦礫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一切無
情皆是佛心未審心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人
即別悟人即不別禪客曰又与經相違故經曰
善男子心非佛性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曰不
別未審此義如何師曰汝依語而不依義譬如
寒月結水為氷及至暖時釋氷為水衆生迷時
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汝若定執無情
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万法唯識故華
嚴經曰三界所有法一切唯心造今且問汝無
情之物為在三界内為在三界外為復是心為
復不是心若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若是
心者不應言無情無佛性汝自違經吾不違也
禪客曰無情既有心還解說法也無師曰他熾
然說恒說常說無有間歇禪客曰某甲為什麼
不聞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有聞者進曰誰
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禪客曰与學即衆生應

無分也師曰我為衆生說不可為他諸聖說禪
客曰某甲愚昧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和尚是為
人天師說般若波羅蜜多得聞無情說法不師
曰我亦不聞進曰和尚為什摩不聞師曰賴我
不聞無情說法我若聞無情說法我則同於諸
聖汝若為得見我及聞我說法乎禪客曰一切
衆生畢竟還得聞無情說法不師曰衆生若聞
即非衆生禪客曰無情說法還有典據也無師
曰言不關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弥陁經
云水鳥樹林皆是念佛念法念僧鳥是有情水
及樹豈是有情乎又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
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刹豈是有情乎客曰既
是無情有佛性未審有情又如何師曰無情尚
尒豈況有情乎禪客曰若有情無情俱有佛性
殺有情而食噉其身分即結於罪怨相報損害
无情食噉五穀禾蔬菓栗等物不聞有罪乎相
讎報也師曰有情是正報從无始劫來虛妄顛
倒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怨報無情是依報
無顛倒結恨心所以不言有報客曰經教中但
見有情授三菩提記於未來世而得作佛号曰
某等不見無情授菩提記作佛之處只如賢劫
千佛中阿那个是無情成佛請為示之師曰我
今問汝辟如皇太子受王位時為太子一身受
於王位為復國界一一受也對曰但令太子受
得王位國土一切自屬於王寧當別受乎師曰
今此亦尒但令有情授記作佛之時三千大千
世界一切國土盡屬毗盧遮那佛身佛身之外
那得更有無情而得授記耶客曰一切大地既

是佛身一切衆生屬佛身上便利穢汙佛身亭
蹵踐踏佛身豈無罪乎師曰一切衆生全是佛
身誰為罪乎客曰佛身無為無所罣㝵今以有
為質㝵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乎師曰
汝今不見大品經曰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又
不可離無為而說有為汝信色是空不對曰佛
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㝵又
問衆生与佛既同者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
應一時解脫今見不尒同義何在師曰汝不見
華嚴經中六相義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中有
壞壞中有成揔中有別別中有揔衆生与佛雖
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看他人食終自不
飽又問古德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欝欝黃花
無非般若有人不許是邪說亦有人信言不可
思議不知若為師曰此蓋是普賢文殊大人之
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与大乘了義經意
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
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
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摩訶般若經曰
色無邊故般若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
若乎此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為措意又問有善
知識言學道人但識得本心了無常來時拋却
驢陋子一邊著靈臺覺性逈然而去名為解脫
此復若為師曰此猶未離二乘外道之量二乘
之人皆猒離有為生死忻樂無餘涅槃老子亦
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忻樂冥諦而為至道乃
趣冥諦須陁洹人八万劫斯陁含人六万劫阿
那含人四万劫阿羅漢人二万劫辟支佛十千

劫住於空之中外道亦八万大劫住非想非非想
天二乘劫滿猶迴心向大外道劫滿不免輪迴
生死又問一切人佛性為復一種為復有別師
曰不得一種進曰云何有別師曰有人佛性全
不生滅有人佛性半生滅半不生滅進曰誰人
佛性全不生滅誰人佛性半生滅半不生滅耶
師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彼南方佛性半生
滅半不生滅進曰和尚佛性若為全不生滅南
方佛性若為半生滅半不生滅師曰我之佛性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南方佛性
身是無常心性是常所以半生滅半不生滅也
進曰和尚身是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
師曰汝今那得入邪道乎禪客曰某甲早晚入
於邪道也師曰金剛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汝既作色見我
豈非入邪道乎於是禪客作禮而嘆曰和尚此
說事無不盡理無不周某甲若不遇和尚空過
一生矣肅宗皇帝問一切衆生性性業性無本
可據曰用而不知此意如何師拈起金花疊子
向帝曰喚作什麼帝曰金花疊子師曰灼然是
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伏牛和尚與馬大師送
書到師處師問馬師說何法示人對曰即心即
佛師曰是什麼語話又問更有什麼言說對曰
非心非佛亦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笑曰
猶較些子伏牛却問未審此間如何師曰三點
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後有人亂似仰山仰山云
水中半月現又曰三點長流水身似魚龍衣肅
宗皇帝問一切衆生性性業性無本可據曰用

而不知無由得出離求三界之師方便弟子与
衆生離求生死師便畫三个鈔羅成水者討蟻
子便抱放水裏蟻子在水中遶轉而三币困了
浮在中心死活不定帝礼拜曰乞師慈悲師又
畫一草抱放水裏其蟻子驚話依草便上鈔羅
外皇帝豁然便悟代宗皇帝問師百年後要个
什摩師曰与老僧造个無縫塔帝乃蹰跐曰請
師塔樣師良久帝曰措師曰吾有付法弟子在
躭源却諳此事問取他去國師頓世後帝乃詔
躭源和此曰緣問此意如何躭源乃作偈曰湘
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
舡瑠璃殿上無知識師大暦十年十二月九日
殄代宗謚号大證禪師淨修禪師讃曰唐朝國
師大播洪猷曹溪採月渭水乗舟二天請偈四
衆抱籌法才極贍大可甦者
崛多三藏嗣六祖師天竺人也行至太原定襄
縣曆村見秀大師弟子結草為庵獨坐觀心師
問作什摩對曰看靜師曰看者何人靜者何物
僧遂起礼拜問此理如何乞師指示師曰何不
自看何不自靜僧無對師見根性遲迴乃曰汝師
是誰對曰秀和尚師曰汝師只教此法為當別
有意旨對曰只教某甲看靜師曰西天下劣小
道所習之法此土以為禪宗也大誤人其僧問
三藏師是誰師曰六祖又曰正法難聞汝何不
往彼中其僧聞師提訓便去曹溪礼見六祖具
陳上事六祖曰誠如崛多所言汝何不自看何
不自靜教誰靜汝其僧言下大悟也
智策和尚嗣六祖在務州師自郣曹溪密言道

遥物外不拘小節未决化緣始終師遊此地過
見五祖下智皇禪師二十年修定師遂問在此
問作什麼對曰入定師曰入定者爲有心入定
耶爲無心入定耶若有心入定者卽一切有情
悉皆有心亦合得定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亦
合得定智皇曰吾正入定之時不見有無之心
師曰若不見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不應更有出
入也智皇(對無)却問汝師是誰師曰六祖汝師以
何法爲禪定師曰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
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禪性無住離
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相心如虚空亦無虚
空之量皇聞此說未息疑情遂震錫南行直往
曹溪礼見六祖六祖乃亦如上說智皇禪師言
下大悟龍神其夜報舊住庵處檀越曰智皇禪
師今夜得道
司空山本淨和尚嗣六祖師姓張絳州人也僧
問奇特事如何師曰無一念心書僧曰豈得無
書耶師曰書是阿誰分上事天寶三年勅令中
使揚光庭往司空山採恒春藤到於寺中去插
師院語話次問禪師曰弟子生死事大一心慕
道願和尚慈悲救度師曰大夫自京城來帝王
之地禪伯甚多彼處問之莫甲老病一無知解
中使設礼再請師曰爲當求佛爲復問道若求
作佛卽心是佛若欲問道無心是道中使不會
再請說之師又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佛因心
得若悟無心佛亦無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中
使曰京城大德皆令布施持戒忍辱苦行等求
佛今和尚曰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本來清淨不

祖堂集卷三 [illegible] [illegible]

假修行故知前虛用功耳中使到京城進迴奏
勝說遂曰奏禪師具陳上事帝乃聞之勅令中
使却往傳詔取禪師天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到京衆說帝勅於白蓮花亭子安置正月十五
日勅令京城內大師大德與禪師論道禪師奏
曰山僧久病無暇談論不假繁辭以要言之安
問敢對有泰平寺遠禪師問曰對聖人不敢繁
詞何者為道師曰道本無名回心名道心名若
有道不窮虛然名心若無道憑何有二俱虛妄
擬是假名問見有身心是道已不師曰小僧身
心本來是道問適來曰無心是道今言身心本
來是道豈非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
道一如故曰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者道亦
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不有遠公
曰啾小山僧還會道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
不見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故云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為
實者窮劫不可得也問今見山僧相不見山僧
無相請為指相中說無相理香師曰淨名曰四
大無主身亦無我今即無我所見与道相應大
德若以四大有主主即是我若有我見恒沙劫
中不可會得是曰聖人大悅朝士忻然師乃四
大無主偈曰四大無心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
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境觸但
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又香山僧慧明問
無心是道无礙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是道
四生六類皆有身心悲是道不若有見聞請對
聖說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

[illegible]卷畫　第七張

之人與道殊不相應經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眼
耳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說有窮本不有何處存
心若會無心一不同草木惠明無對師遂見聞覺知
偈曰見聞覺知無障导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
空中只沒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
心方得名為觀自在又白馬寺惠真問禪師說
無心是道師曰然問曰道既無心佛有心耶佛
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問佛度衆生
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是
二是不二師曰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山僧不然
何者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都是假名
一假之中立何二又問佛之與道縱是假名當
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
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心本心亦是無二俱虛
妄猶如花翳即悟本空强立佛道於是惠真讃
曰事無不盡理無不備此是頓見眞門即心是
佛可與後世衆生軌則師無修偈曰見道方修
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處修遍觀
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法空禪師問曰佛之与道盡是假名妄立十二
部經亦應不實從前尊宿代代相承皆言修道
摠是妄不師曰然十二部教皆合於道禪師錯
會背道逐教道本無修禪師强修道本無作禪
師强作道本無事强生多事道本無為於中强
為道本無知於中强知如此見解自是不會須
自思之師皆道逐教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
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未合道棄却一眞性却
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福光寺
[illegible]

妄禪師問道是假名佛亦妄十二部教接人
方便一切世妄以何為真師曰為有妄故將真
對妄推窮妄性本來空将真亦何曾更有實體
故知真妄總是假名座下衆人悉皆頓悟又問
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
若言何物此亦是妄道無相似道無比並道無
辭喻道無對治言道者以言詮理得理忘言知
語性空此人悟道經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師
真妄偈曰第真真無相第妄妄無形返觀推窮
心知心亦假名會道既如此到頭也只寧有照
成寺達性禪師讚嘆問甚理甚妙真妄雙泯佛
道而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如是解時不可斷
他衆生善惡二根可是菩提耶師曰善惡二根
曰心而有窮心若有根亦不無推心既空根因
何立經曰善不善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
實雖則不實不共心但師善惡二根不實偈曰
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
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
緣兩頭走忽悟無生本始會從前咎又士孫體
虛問此身從何而來百年後復歸何處師曰如
人睡時忽然作夢夢從何來睡覺之時夢從何
去進曰夢時不可言無忽覺不可言有雖有往
來往來無所師曰貪道之身亦如其夢體虛頓
悟此身實同於夢師來往如夢偈曰亦知如在
夢睡裏實是鬧忽覺万事休還同睡時覺智者
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無兩般一悟無別悟
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道師上元三年五月五
日遷化春秋九十五勅諡大曉禪師

禪要卷第二 第九張

泰

一宿覺和尚嗣六祖在溫州師諱玄覺字道明
俗姓戴氏溫州永嘉縣人也內外博通食不耕
鋤衣不蚕口平生功業非人所測曾在溫州開
元寺孝順親母兼有姉侍奉二人合寺合廓人
謗其僧有一日親母下世著麻未抛姉又更被
人謗其僧不能覩得有一日廓下見一禪師号
日神策年近六十有餘弟姉兩人隔簾見其老
宿姉却向弟日屈老宿歸房裏吃茶還得也無
弟便出來屈其老宿老宿不欲得入見其僧苦
切老宿許之老宿去房裏女出來相看日小弟
客易乞老宿莫怪便對老宿坐又教弟坐三人
說話大老宿見其僧氣色異於常人又女人亦
有丈夫之氣老宿勸其僧日孝順之事自是一
路雖明佛理未得師印過去諸佛聖聖相傳佛
佛印可釋迦如來燃燈授記若不然者即隨自
然矣南方有大聖号日慧能禪師可往礼足為
師僧對日昨者母親下世只有姉獨自無人看
侍爭抛得姉却向弟說弟莫疑我某甲獨自身
取文寄住得但自去弟僧從此裝裹却去寺主
處具說前事寺主日師兄若這个善心某甲身
自不能去得某相共造善因師兄但去莫愁其
姉某甲孝順但喚來他房裏其僧一一依他寺
主處分喚姉去寺主房裏安排了便發去其弟
僧年當三十一迤邐往到始興縣曹溪山恰遇
大師上堂持錫而上遶禪牀三帀而立六祖問
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万細行行行無虧名
日沙門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對日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六祖日何不躰取無生達本無

祖堂集卷第三 第十張 [illegible]

速乎對曰夲無生達卽無速祖曰子甚得無
生之意對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能分
別對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
千有餘人皆大愕然師却去東廊下掛錫具威
儀便上礼謝默然擊曰而出便去僧堂參衆却
上来辞祖曰大德從何方来返太速乎對曰夲
自非動豈有速也祖曰誰知非動對曰仁者自
生分别祖師一跳下来撫背曰善哉善哉有手
執干戈小留一宿来朝辞祖師禪師領衆送其
僧其僧行十步来振錫三下曰自從一見曹溪
後了知生死不相干其僧帰来名号先播於衆
人耳豈道不可思議人也收過者無數供養者
不一從此所有歌行偈頌皆是其姉集也師先
天二年十月十七日遷化春秋三十九勑諡無
相大師淨光之塔
懷讓和尚嗣六祖在南岳姓杜氏金州人也初
生之時有六道白氣應于上像儀鳳二年四月
八日生感此瑞氣封使瞻見奏聞高宗帝曰此
氣何瑞太史曰國之法寶非染俗貴在于安康
金州分野時金州太守韓偕具錄奏上帝曰僧
瑞宜加善慶勑韓偕親往存䘏厚賜安慰是時
杜氏名曰光奇家内有三子於三子中其應瑞
生者年近五歲炳然殊異心懷恩讓不与競父
母号之名為讓子至于十載唯愛佛經有三藏
玄静過舍說法吉光奇曰此子出家之後當獲
上乘至幽至微會于佛理垂拱四年年始十五
拜辞父母往荊州玉泉寺事弘景律師經于八
年便懷讓至通天元年四月十二日於當寺受

哉至久視元年七月十八日自嘆曰我受戒今
經五夏廣學威儀而嚴有表欲思真理而難契
焉又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
者時有坦然禪師觀讓嗟嘆乃命雲遊博問先
知至嵩山安和尚處坦然問西来意話坦然便
悟事安和尚師乃往曹溪而依六祖六祖問子
近離何方對曰離嵩山特来礼拜和尚祖曰什
摩物与摩来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在于左右
一十二載至景雲二年礼辞祖師祖師曰說似
一物即不中還假修證不對曰修證即不無不
敢汙染祖曰即這个不汙染底是諸佛之所護
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
羅記汝佛法從汝邊去向後馬駒踏殺天下人
汝勿速說此法病在汝身也馬和尚在一處坐
讓和尚將塼去面前石上磨馬師問作什摩師
曰磨塼作鏡馬師曰磨塼豈得成鏡師曰磨塼
尚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也馬師曰如何即是
師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
師又曰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
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法無住不可取捨
何為之乎汝若坐佛却是殺佛若執坐相非解
脫理也馬師聞師所說從座而起礼拜問曰如
何用心即合禪定之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
門猶如下種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
見于道又問和尚見道當見何道道非色故云
何能觀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于道無相三昧亦
復然乎馬師曰可有成壞不師曰若契於道無
始無終不成不壞不聚不散不長不短不靜不

祖堂集卷第三　[illegible]　[illegible]

乱不急不緩若如是解當名為道汝受吾教聽
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
何壞復何成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
向什摩處去師曰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
摩處去進曰成像後為什摩不鑑照師曰雖然
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師天寶三年八月十二
日終勅謚大慧禪師㝡勝輪之塔

祖堂集卷第三

二十三張

[illegible]